



棕色女郎

JOHN D. MacDONALD 著・麥倩宜 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八六三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〇六

棕色女郎

CINNAMON SKIN

原 著：JOHN D. MacDONALD

譯 者：麥 倩 宜

發行人：平 鑫 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003422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余國芳·林靜華

柯衍倫·戴國光·湯新華·林少岩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主 編：陳曼華

美術設計：吳璧人·林莉娜·楊茗蓉

校 對：曹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一年 九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當代名著精選106

棕色女郎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麥特維 (Travis McGee)

——「救生顧問」，專門替人救危解困，調查事情，但並非私家偵探。

梅爾 (Meyer)

——麥特維的多年好友，經濟學家，經常提供麥特維各種建議，此番却成受害目標。

雷安 (Annie Renetti)

——旅館女經理，麥特維的情人，事業心重的女人。

羅依凡 (Evan Lawrence)

——神祕人物，梅爾的甥女婿，本名是皮可迪。

羅諾瑪 (Norma Lawrence)

——梅爾的甥女，地質學天才。

文若傑 (Roger Windham)

——羅諾瑪的律師。

顧蕾莎 (Isobelle Grvey)

——無知少女，受害人之一。

甘桃絲 (Doris Eagle)

——受害人之一。

皮海倫 (Helen Pittler)

——皮可迪的姊姊。

孟麗妲 (Coralita)

——皮可迪的繼母。

丁蓓露 (Barbara Castillo)

——復仇的馬雅族公主，皮可迪殺死了她的男友，她誓言以牙還牙。

1

世上沒有百分之百的英雄。

每個人面對突來的壓力時，內心深處的原始恐懼便會如大夢初醒般油然而生。面臨壓力時他雖明知該如何處理，但身體却往往不聽使喚，內心的驚悸與惶恐更如尖銳高亢的聲音般令他忍無可忍。

我正忙着向雷安解釋此一觀點。雷安嬌小可人，我和她已交往了數月之久，她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現在是六月底，我們就住在她在佛羅里達經營的『海灘樂園』，此刻我和她躺在海灘上寂靜的一隅，身體下墊着大海灘巾。要我同時向她做複雜的討論，又要目不轉睛的盯住她僅穿着白色比基尼的胴體，委實不是件易事。我以前從未和像她這般嬌小纖細的黑髮女郎認真談過愛，我一向偏好高挑的金髮女郎，尤其喜歡雙腿修長，雙肩美麗的女人。或許在我荒誕的想法中嬌小的女人同時也是脆弱的，一觸即碎；可是如今我發現事實卻不然，至少這一位並非如此。

『你有這種經驗嗎？』她問我。

『經驗倒沒有，不過我曾經目睹這種經歷，所以我知道這種事並非絕不可能。我們的社會中充塞了各式各樣的神話，小安。』

『請記着你是世上唯一可以叫我小安的人。』

『我會一輩子記得。我認爲使梅爾一蹶不振的神話是最糟糕的一個：有金剛不壞之身的英雄這個神話。我和他說過幾個故事，我想其中之一應能建立起他正確的觀念。』

『多年以前我曾參戰，我的連長是我有生以來見過最好的連長。他安靜沉着，能力強，有人情味，必要時却強硬無比，一絲不苟。每當他接獲艱難的任務，總會設法解決，不致讓他或我們陷入困境，不得脫身。他和我們一同出生入死，悉心的照顧我們，每當連裏有弟兄陣亡時，他總是難過得不得了。』

『有一天我們奉命得穿過一片亞洲的叢林，那兒的吸血蟲多得嚇人，幾乎每片葉梢上都懸着一條，在那兒搖擺蠕動，等候着獵物行經林下，好痛快的吸一頓血。我們的連長以前從沒到過吸血蟲肆虐的戰區，連上的弟兄倒是去過。擺脫這些討厭鬼的方法有二：一是用香煙頭燙牠們，二是用削尖的竹片往牠們身上一戳，把牠們給剔下來。其實一回生二回熟，幹掉十條左右，就能摸到竅門了。我最恨這些吸血鬼的地方便是：牠們總能從皮靴的鞋帶孔中鑽進去，再穿過襪子，緊附在人的腳上，吸得肥肥胖胖的，然後又被鞋子磨個稀爛。』

「嗨，你看！」她舉着手臂，讓我看起在上面的雞皮疙瘩。

「我說到那裏了？」

「我才不告訴你。」

「噢，反正那兒的吸血蟲真是多得可怕，簡直教人來不及對付。如果想把牠們扯出來，一定會扯斷，前半截留在人體內便會化膿潰爛。於是我們便散了隊伍，跑到開闊的地方去，好有時間喘息，清除掉爬在身上的吸血蟲。可是我們的連長却不懂這一套。他就站在那兒將牠們一條條的扯開，動作愈來愈快，而且揮手全身拍打，最後忍不住放聲尖叫，拔足狂奔，結果摔了一大跤，接着他又跳了起來，繼續尖叫狂奔。他一直是個勇士，然而這些可惡的小東西却來得真不是時候，或許連長小時候便對這種東西懷有深深的恐懼吧，他終於崩潰了，因而也毀了他在弟兄心目中建立起的權威，此後他便開始犯錯。三星期之後，他犯下了一個大錯，終於爲之喪命。」

「好可怕呀！」

「吸血蟲事件過去幾天後，我們連上有個活寶便當衆模仿連長大戰吸血蟲的樣子，結果我把他臭罵了一頓。」

「我真高興。」

「奇怪的是，那個活寶也和連長在同次的前哨戰中雙雙陣亡。原因是連長看錯了地圖，所以我們走錯了路線。」

「可是梅爾一定聽不出你這故事的意義。」

「我告訴你吧。我們都知道蓋德明是個瘋狂的危險人物，無所顧忌的亡命之徒，也知道他一定會找上我們。梅爾以前從沒見我船上還有幫手，所以當蓋德明從他身後挾持了他，逼他前往「降流號」，並宣稱要幹掉他和我的當兒，他便回頭注視蓋德明的眼睛。梅爾說那瘋子的眼神中滿是殺機，沒有一絲人性及慈悲的跡象，於是梅爾看出自己已死到臨頭，毫無生還希望了。因此他成了機器人般任蓋德明擺佈；他崩潰了，他心裏也明白。」

「可是他親眼見到蓋德明死掉了啊，特維，這不是就……」

「或許有些幫助，可是却派不上太大的用場。如今都已經一整年了，我們都懷念從前的老梅爾。所以我們才搞出了多倫多演講的事來，不過却得小心爲要，如果讓梅爾起了疑，知道這是爲他打氣的花樣，他一定會將演講推掉的。他的老朋友史亞姬自從見他如此消沉頹廢後，便協助我們安排了這個計畫。她這人有的是辦法。她和梅爾一位姓瓦的朋友談過，說服他支持梅爾應邀參加在多倫多的演講，替代生病無法出席的原任演講人。」

「可是他甥女的事我還是不懂。」

「那是另一項替梅爾打氣的計畫。我們打電話給他的甥女，把他的情形都告訴了她。她四月份結婚時，梅爾沒去參加，只寄了張支票，附上歉意及祝福，她傷心極了；她一聽這消息就表示：一有空她定會和新婚夫婦趕來看梅爾。自然羅依凡和羅諾瑪會趕在梅爾前赴加拿大的前一天抵達啦。梅爾一

定會堅持甥女和甥女婿在他出國演講的兩星期中住在他的船上，他還請了位船長領着他倆到海上旅遊釣魚。我們擬了兩個絕佳的計畫，只可惜都衝突了。不過他七月六日即可回國，他們要到十日才走。他們走後，亞姬還要派他去為她的報紙蒐集新聞。她說一個人只要常常走動，什麼沮喪消沈都會霍然而癒。」

『我想想看，我能使喚你在朗德俗及拿坡爾之間經常走動。你覺得意志消沈嗎？』

『我們到你那兒去，檢查一下，看我是否有什麼不對勁，需要修理的地方吧。』

『噢，不行，我是個事業在身的女人，我的事業就在那兒，整整兩百個房間都迫切需要我的照料呢。』

『小安，我們在這麼毒的日頭下曬了老半天，反正得回去淋個浴。佛羅里達有嚴重的缺水問題，有浴可淋，何苦要放棄呢？』

『我得學着開始向你說「不行」了。』

『爲什麼？』

她翻個身，雙肘撐着沙灘，深深凝視我的眼睛，繼而嘟起唇，揚起濃黑的眉毛說：『這是個好問題，真是個好問題。我爲什麼要開始拒絕你？』

於是我們便站起身，登上通往她的海濱小屋的台階。小屋裏還有昨晚喝剩的半瓶紅酒，我倒了兩杯，調上蘇打和冰塊。她走進臥房，拉上窗簾，房內頓時幽暗下來。我們坐在床上，鑒着酒，彼此相

顧而笑。喝完了酒，放下酒杯，我將她的比基尼脫下，溫柔的撫摸她每一吋肌膚，時機到時，便奮力的摟緊她，她開始呻吟，接着重重的喘着氣。

直到我們洗完了澡，穿上衣服，我準備開車回朗德岱，她也準備回去工作時，我才知道我和她之間出了問題。『海灘樂園』當晚要舉行一項盛大的晚宴，她得親自監督才行。

『我什麼時候能再來？你什麼時候能到我那兒去？我以前好像就問過你了。』我說。

『你倒方便得很呀，特維。』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不過在我覺得好像太便宜你了。』

『慢着！我們不過是彼此彼此，這可是你先提出的。我想你並沒有不滿足吧，小姐。』

『你恐怕是在自吹自擂吧？』

『上帝，小安！』

『對不起，我大概存心想傷害你吧。可是我却不知道爲了什麼。』

『我還以爲我們相處得很好哩。』

『是很好，是很好呀，我們當然處得很好。可能只是我罪惡感的老毛病又犯了。以前我爲艾利工作，和他同住時就常懷有這種罪惡感。如今每個人都有權利以他們喜歡的方式生活了。噫，氣死人，我明明知道，可是又不願費口舌向你解釋。』